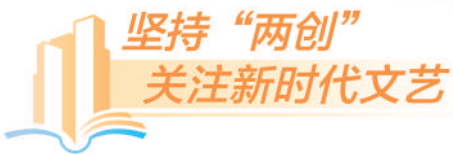


艺海观澜

用心创作，不断打磨精品

韩真 周莉亚

通过服装造型设计，帮助创作团队打造有血有肉、生动鲜活的艺术形象，使之跃然于观众面前，始终是我的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精益求精、潜心磨砺，以传世之心打造传世之作，不断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以传世之心打造传世之作”的殷切期望，激励着我们用心创作，不断打磨精品。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精品舞剧的涌现，“舞剧热”已经成为当下舞台艺术新现象，常常出现“一票难求”的情景。从去年12月首演至今，不到1年时间里，舞剧《咏春》演出已逾100场，走过长沙、上海等28个城市，并经过海外市场的检验；舞剧《只此青绿》不断刷新舞剧演出市场纪录，票房收入超过4亿元；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演560余场，每场结束后观众排着长队等待演员签名、合影留念；舞剧《沙湾往事》巡演10年，遍及60多个城市，我们始终心系时代，自觉观照今天人们的价值理念和审美观念。

深植时代，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

我们创作的舞剧作品中，无论是传统文化题材《花木兰》《只此青绿》《咏春》，还是革命历史题材《永不消逝的电波》《沙湾往事》，都与当下生活有一定距离，但在创作过程中，我们始终心系时代，自觉观照今天人们的价值理念和审美观念。

在《只此青绿》中，除了北宋画家王希孟外，我们还设计了一个当代“展卷人”角色。这个展卷人不仅仅是故事的缘起，也是情节推进的线索。观众可以通过他的视角走进千年前《千里江山图》创作的全过程。在舞剧创作之初，我们写下这样一句话：“《千里江山图》究竟出自谁手”？该画“无名无款，只此一卷”，虽据史料可以基本确定作者身份，但“纸寿千年，绢保八百”，千年之后的我们还能完整欣赏到这幅绢本设色画，离不开多少人视若珍宝的守护！我们去故宫采风的时候，看到一幅刚出土的古画，这幅古画因为历经岁月沧桑而残破不堪，但经过文博工作者精心修复后光彩如初。我们想把这些文物守护者的故事呈现在舞台上。全剧结尾，同一轮明月下，王希孟与展卷人在画卷两端拱手致意，这是跨越千

核心阅读

虽然作品题材与当下生活有一定距离，但在创作过程中，我们始终心系时代，自觉观照今天人们的价值理念和审美观念

艺术上艰难跋涉的每一步都不白走，最后都会落到作品呈现的细节里。精品一定是创作者笃定恒心、下苦功夫、倾注心血打磨出来的，是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结果

新媒体成为今天舞剧传播的新途径，网络平台传播与剧场艺术创作互动互联，能够激发新的创作理念和观演理念，更好实现编导的创作初衷

年的文脉传承，让人不禁感慨“有幸生在这样一个安宁的时代，才能一睹千年瑰丽”。

《咏春》并不只是讲述咏春拳宗师叶问的故事，全剧还以深圳剧组拍摄电影《咏春》为引，通过戏中戏的结构连接起两个时代的故事。电影里的“叶师父”远赴他乡，“扶弱小以武辅仁”，增强民族自信；舞台上的片场中，剧组人员也同样怀揣理想，希望实现电影梦。每一个时代都有像叶问这样的醒目人物，但还有更多普通人在默默地付出与奉献。这部舞剧想要激励当代社会努力奋斗的普通人——人人都可以做自己的英雄，迎来生命的绚烂时刻。《永不消逝的电波》中，奋战在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们只有30多岁，于是我们就在舞剧中营造年轻的革命烈士与年轻观众的对话感，让红色精神照进现实。

创作要在每个环节都不遗余力

从第一部作品到现在，我们力争每一部作品都有所突破。在《永不消逝的电波》获得了一些认可后，很多剧团邀请我们继续创作谍战题材的舞剧作品，都被我们婉拒，因为

我们还想有更多新的尝试。

舞剧比较特殊，故事的推进需要依靠大量肢体语言，所以舞剧导演不是仅仅把文学剧本转化过来，而是需要二度创作，继续向内填充血肉和细节。有时候可能几天时间一个字都没写出来，大家就分头各自看书找灵感。我们相信，艺术上艰难跋涉的每一步都不白走，最后都会落到作品呈现的细节里。

《只此青绿》就是一次艰难而欣喜的突破。难点在于这部作品是弱情节的，需要营造出静谧、雅致的情境，让观众沉浸其中。创作的另一层压力，缘于我们面对的是博大精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查阅大量资料，也听取很多专家的意见，最后决定把“静”“端”“稳”作为舞剧语汇风格。舞蹈演员受到的训练很多时候要求先把气往上拔，这与宋画里瘦削、纤薄、柔弱的女性姿态不同。我们要求演员表演时气要下沉，落到腰上胯上，身体向内扣住。这对受过多年专业训练的舞蹈演员来说是很大挑战。为此，整整5个月的时间里，整个剧组保持每天至少8小时的封闭排练，从演员的形体动作到一颦一笑，甚至眼神望出去的深度，都不断调整打磨，为的就是准确呈现博物馆里宋画的感觉。

与此同时的还有舞剧《咏春》。《咏春》立项的时间其实比《只此青绿》要早，其中有两年整时间里，所有舞蹈演员都在向专业的武术指导学习武术基本功。中国古典舞与中国武术虽然有相通之处，但二者在发力、形体、气息等方面迥然不同。演员排练并不是“花拳绣腿”，而是实打实的“拳拳到肉”，不是简单学几个动作，而是要知道每个招式的来处、目的，让功夫结结实实“长”在身上。通常来说，舞剧被认为是“长于抒情，拙于叙事”，这不仅与艺术类型所限，也和演员有关。对舞蹈演员来说，想要诠释好角色，需要一定的社会经验和人生阅历，但理解力到位了，未必是肢体最巅峰的时候。舞蹈演员既要克服身体上方方面面的压力，同时也要在人物塑造上下功夫，殊为不易。基于《永不消逝的电波》叙事性强的特点，我们给演员提出更高要求——不要觉得在舞台上真情流露观众看不到，就特意夸张肢体动作，只有演员自己动情了，表演才能感动别人。

无论是演员服化道的准备，还是舞台装置的配合协调，我们都深入细节、耐心打磨。创作《咏春》的过程中，我们在服装方案上反复修改，最后为主要人物选定香云纱长衣，烘托习武之人内敛、低调的性格，在灯光、舞美的配合下，香云纱又能呈现出深浅变幻的层次感，牵动观众的目光。《只此青绿》的舞台美轮美奂，我们采用地面多层转台和空中圆弧机械的构架，把一幅古典长卷立体呈现在舞台上，这需要极高精确度的数控技术和调度配合，需要经历成百上千次的试验和磨合。《永不消逝的电波》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渔

光曲”舞段，到最后连排时还在不断修改细节。多年的舞台实践告诉我们，精品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一定是创作者笃定恒心、下苦功夫、倾注心血打磨出来的，是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结果。

只有产生共鸣共情，观众才愿意再次走进剧场

《永不消逝的电波》剧组收到过一份珍贵的礼物——一枚渡江战役胜利纪念章。这份礼物来自江苏南通一名普通公安干警钱俊，他是一名“电波迷”，观看过我们十几场演出。他的外祖父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亲历过解放上海的战斗。钱俊说，舞剧中李侠、老裁缝、小裁缝、车夫用他们的生命，传递一份涉及国民党长江江防计划的重要情报，这份情报帮助千千万万解放军战士包括他的外祖父，渡过了长江，解放了上海，所以他想将这枚纪念章留在《永不消逝的电波》剧组。这份郑重信任让我们感动，鼓舞我们继续以艺术的方式传递信仰的力量。

还有一位观众在看完《咏春》后，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段长长的感想。他说，叶师父闯荡香港，右手拿着牌匾，左手米袋空空，一手理想、一手现实的境遇深深打动了自己，那是为理想而打拼的普通人都会有的共情。一位年轻女孩为我们手写了一封长信，讲述患有抑郁症的她如何从舞剧《花木兰》中汲取向上力量。我们相信，只有产生这样的共鸣共情，观众才愿意再次走进剧场。

中国舞剧史上，《丝路花雨》中的“千手观音舞”、“红色娘子军”的“练兵舞”等，都成为一代人心中难忘的回忆。《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渔光曲”舞段、《只此青绿》中描绘山石意象的“青绿女裙”舞段、《咏春》里五大门派的“对决过招”舞段，原本就在剧院观众心中留下深刻印象，演出视频经剪辑后上传到互联网，再次引发观看热潮，很多观众因为一个舞段打动自己而走进剧场。应该看到，新媒体成为今天舞剧传播的新途径，网络平台传播与剧场艺术创作互动互联，能够激发新的创作理念和观演理念，更好实现编导的创作初衷。

面对当前演出市场的“舞剧热”，我们既欣慰于坚守行业的从业者演出状况得到极大改善，同时也提醒自己要坚持守本心，摒弃浮躁，认真打磨好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尊重创作、尊重舞台、尊重观众，才能拿出更多受欢迎的精品力作。

（作者为舞剧导演，本报记者任飞帆采访整理）

张乔摄（影像中国）
制图：张芳曼

为艺术形象「量体裁衣」

莫小敏

衣冠服饰的变化发展，构成一部生动形象的生活史。在岁月长河中，人们身着不同服装，从事各类社会活动，服装的发展演变因此记录着人类文明的变迁。在舞台、银幕和荧屏上，服装造型设计也是艺术家营造情境、讲述故事的必要手段。

回顾自己30多年的服装造型设计经历，经过200多部影视剧、话剧、戏曲等文艺作品的历练，我深深懂得只有走进人物内心，才能设计出符合艺术逻辑的造型。但艺术人物有些并不真实存在，怎么办？我的做法是，每创作一个人物形象，就沉潜于剧本所设定的情境中，精心收集、认真研读资料，与人物一同踏入故事的河流，去切身感受人物的际遇与内心，最后跳出人物，从作品整体高度去思考人物的情感和命运。在真切的内外观感和充分的分析基础上，人物服装造型设计才能反映人物内涵，才经得起推敲。

无论影视作品还是舞台作品，人物服装造型设计不仅为了还原生活，也在帮助作品表达审美观念。上世纪90年代，网络还不发达，为设计电影《荆轲刺秦王》中的人物服装造型，我到10多处文物古迹考察，花了半年多时间阅读100多本相关书籍。收集资料是创作的基石，但艺术作品并非考古还原，而是要面对当代观众塑造艺术形象。在战争题材话剧《上甘岭》中，为塑造“钢少气多”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形象，我在设计中贴近历史现场，写实、写实、再写实。剧中服装的打造，经过10多道工序，结合了染色、砂洗、手绘、喷浆等效果处理，并像特写镜头一样放大服装局部细节，精雕细琢。这种处理带来逼真的视觉体验，人物服装呈现粗犷质感，如油画般厚重，将观众带入炮火连天的战争现场，也衬托出英雄们顽强的意志品格。

除了审美功能，舞台服装设计还要不失“本心”，通过实用功能辅助作品主题表达。红色音乐剧《辅德里》讲述中共二大召开和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诞生的故事。为保证演唱和对白的连续性，导演要求主要演员分饰多个角色且只能在台上换装，这就需要人物造型和服装设计兼顾实用与审美。于是，我化繁为简，将人物服装在年代款式基础上做了简化细节的块面处理，通过增减配件来实现角色转换。经过演员的演绎，这些庄严的形象仿佛从历史中走来，为我们倾情讲述革命前辈的峥嵘岁月。这种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处理方式，拓展了作品的情感张力和精神内涵，使服装款式既能展现历史风貌，又富于现代美学特色。整部作品借助服装造型设计，为观众营造出一个沉浸式的审美空间。

“量体裁衣”这个成语也适用于舞台服装设计，即根据作品艺术类型和风格打造合适的人物造型。歌剧《茶魂》将故事背景设定在唐代，描写唐朝公主、扶桑王子等人物共同寻找陆羽《茶经》真谛的故事，展现中华文化的魅力和文明交流互鉴的活力。这部作品民族风格强烈，运用古诗吟诵、戏曲念白等多种音乐元素塑造人物，音乐绚丽、风格多元。我在构思人物造型时，选取中国书法狂草笔画作为元素，并将之变为三维立体结构，与服装外轮廓有机结合。款式和色彩上，主要人物服装具有部分唐代服饰特点，以红、黑、绿、灰为主要元素，群众演员服装则更加写意，以黑白块元素烘托氛围。这样，人物视觉呈现和音乐风格一致，中国书法的精神内涵和抽象美感与音乐有机融合，获得了创作团队和观众的一致好评。

通过服装造型设计，帮助创作团队打造有血有肉、生动鲜活的艺术形象，使之跃然于观众面前，始终是我的追求。多年的设计经历告诉我，对古今中外文化资源要有宽广的视野和开放包容的态度，不断突破创新的为，为艺术形象“量体裁衣”，一定能创作出属于时代、引领审美的作品。

（作者为一级舞台美术服装造型设计师）

书写雪域高原上的大爱

丁晓原

报告文学作家徐剑是一位“老西藏”，曾经20多次进藏，创作出版了《东方哈达》《雪域飞虹》《金青稞》等以西藏为背景的多部作品。这些作品既视野开阔，又体察深入，在对时代和历史的讲述中流淌着文化的滋味，风格鲜明而独特。其长篇报告文学新作《西藏妈妈》就延续了这一特色，选材独到，情节生动，叙述感人，温暖读者。

西藏由于其自然地理、地域文化等所具有的独特性、丰富性，一直受到文学书写的青睐。《西藏妈妈》以长篇报告文学的形式，讲述发生在西藏地区儿童福利院中的孤儿弃儿救助故事，真实反映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社会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2013年，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出台关于全面推进五保集中供养和孤儿集中收养工作的意见，以推动实现五保孤儿“双集中”全覆盖。作者通过对西藏7个地州市儿童福利院的深入走访和翔实记述，书写了集中收养工作带给孩子的福利与温暖，生动传递了雪域高原上的大爱精神。

《西藏妈妈》写到的福利院中的孩子，有的因失恃失怙成了孤儿，有的一出生就是弃儿，还有的是因为家庭变故而被迫失养，但党和政府建立的福利院使他们有了自己温暖的“家”，爱心之家中的“爱心妈妈”使他们重新获得幸福的“母爱”。作者先后采访了100多名“爱心妈妈”，她们中最小的19岁，最大的50岁。这些“爱心妈妈”与福利院的孩子并无血缘之亲，却以一颗颗博爱之心倾力抚养孩子们，那种舐犊之情和奉献精神，让人读来深受感动。

报告文学的价值和力量在于真实。对于报告文学写作，作者坚持走不到的地方不写、看不见的事实不写、听不到的故事不写。这部《西藏妈妈》，就是作者脚踏实地行走和充分采访的成果。作者克服种种困难，行走雪域高原数千里，严谨的态度和坚实的脚步赋予写作一种真切的现场感。

《西藏妈妈》叙写的是具有大爱情怀的“爱心妈妈”群像。作为一部以书写人物为主的报告文学，作品注重通过富有表现力的故

事情节，刻画人物的真实形象，强化作品的主题表达。拉萨市儿童福利院的卓嘎妈妈是作品重点塑造的人物。作品以卓嘎送孩子平措清晨上学的场景描写开篇。卓嘎的殷殷嘱咐，平措的懂事应答，一如所有温情的母与子。然而，卓嘎自己尚未出嫁，作品将卓嘎做“爱心妈妈”的原因与经过娓娓道来，一个善良、无私、坚韧的女性形象浮现出来。卓嘎的事业选择，既源自时代精神的感召，也蕴含着饱满的人性力量。正是这样的讲述，给作品带来审美和情感上的感染力。

《西藏妈妈》题材厚重扎实，作品书写的笔调却是散文式的，“硬笔”与“软笔”相得益彰，增强了叙事的动感和张力。作品采用双层结构，以第三人称叙述“爱心妈妈”的故事，以第一人称交代“我”的采访、“我”的感受、“我”的思考等。二者有机互补，让读者从中读出对人间大爱由衷的感动与赞叹，从而获得深深的共鸣共情。

（作者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常熟理工学院教授）



《西藏妈妈》：徐剑著，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